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明邪正曹寧弑父

詩曰： 插下薔薇有刺藤，養成乳虎自傷生。凡人不識天公巧，種就秧苗待長成。

卻說這曹寧乃是北國中一員勇將，比陸文龍更狠，使一杆烏纓鐵杆槍，有碗口粗細。那兀朮說起岳家將的厲害，不能勝他。日今幸得小殿下連勝兩陣，他將「免戰牌」掛出，所以暫且停兵。曹寧要顯他的手段，請令要與岳家去會戰，兀朮就令曹寧出馬討戰。

曹寧領兵直至宋營前，吆喝道：「呔！聞得你們岳家人馬，如狼似虎，為甚麼掛出這個羞臉牌來？有本事的可出來會會我曹將軍。」那小校忙進營中報道：「有一員小將在營外討戰，口出大言，說要踹進營來了。」下邊惱了徐慶、金彪，上前稟道：「小將到此，並未立得功勞，情願出去擒拿番將獻功。」岳爺即命去了「免戰牌」，就准二人出馬。

二人領命，帶領兒郎，來到陣前。徐慶上前大喝一聲：「番將通名！」曹寧道：「俺乃大金國四太子麾下大將曹寧是也！你是何人？」徐慶道：「俺乃岳元帥帳前都統制徐慶便是，快來領我的寶刀！」不由分說，就是一刀砍去。曹寧跑馬上前，祇一槍，徐慶翻身落馬。金彪止不住心頭火發，大罵：「小番，焉敢傷我兄長！看刀罷！」搖動三尖刀，劈面砍去。曹寧見他來得兇，把槍架開刀，回馬便走。金彪拍馬趕來。曹寧回馬一槍，望金彪前心刺來。金彪躲閃不及，正中心窩，跌下馬來。曹寧把槍一招，番兵一齊上前，殺得宋兵大敗逃奔。曹寧取了徐慶、金彪兩人的首級，回營報功去了。

宋兵背了沒頭的屍首回營，報與元帥。岳爺聞報，雙眼流淚，傳令備棺成殮。當時惱了小將張憲，請令出戰，元帥應允。張憲提槍上馬，來至陣前討戰，坐名要曹寧出馬。曹寧得報，領兵來至陣前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張憲道：「我乃大元帥岳爺帳下大將張憲便是。」曹寧道：「你就是張憲？正要拿你。」二人拍馬大戰，雙槍並舉，戰了四□多合，不分勝敗。看看紅日西沉，方纔戰罷，各自收兵。

次日，曹寧帶兵又到陣前喊戰，元帥令嚴成方出去迎敵。嚴成方領令來至陣前，曹寧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嚴成方道：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！你這個小番，可就是曹寧麼？」曹寧道：「某家就是四狼主帳前大將軍曹寧！既聞我名，何不下馬投降？」嚴成方道：「我正要拿你。」舉錘便打，曹寧搶槍架住。大戰四□餘合，直至天晚，方各自收兵。一連戰了數日，元帥祇得又把「免戰牌」掛出。岳爺見番營又添了一員勇將，越覺□分愁悶。

且說金營內王佐聞知此事，心下驚慌，來至陸文龍營前，進帳見了文龍。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今日再講些甚麼故事？」王佐道：「今日有絕好的一段故事，須把這些小番都叫他們出去了，祇好殿下聽的。」文龍吩咐伺候的人盡皆出去。王佐見小番盡皆出去，便取出一幅畫圖來呈上道：「殿下請先看了，然後再講。」文龍接來一看，見是一幅畫圖，那圖上一人有些認得，好像父王。又見一座大堂上，死著一個將軍，一個婦人。又有一個小孩子，在那婦人身邊啼哭。又見畫著許多番兵。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這是甚麼故事？某家不明白，你來講與某家聽。」

王佐道：「殿下略略閃過一旁，待我指著畫圖好講。這個所在，乃是中原潞安州。這個死的老爺，官居節度使，姓陸名登。這死的婦人，乃是謝氏夫人。這個是公子，名叫陸文龍。」陸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怎麼他也叫陸文龍？」王佐道：「你且聽著，被這昌平王兀朮兵搶潞安州，這陸文龍的父親盡忠，夫人盡節。兀朮見公子陸文龍幼小，命乳母抱好，帶往他邦，認為己子，今已□三年了。他不與父母報仇，反叫仇人為父，豈不痛心！」陸文龍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你明明在說我。」王佐道：「不是你，倒是我不成？我斷了臂膀皆是為你！若不肯信我言，可進去問奶媽便知道。」言未了，祇見那奶媽哭哭啼啼走將出來，道：「我已聽得多時，將軍之言，句句是真！老爺、夫人死的好苦嚇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起來。陸文龍聽了此言，淚盈盈的下拜道：「不孝之子，怎知這般苦事？今日纔知，怎不與父母報仇！」便向王佐下禮道：「恩公受我一拜，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！」拜罷起來，拔劍在手，咬牙恨道：「我去殺了仇人，取了首級，同歸宋室便了。」王佐急忙攔住道：「公子不可造次！他帳下人多，大事不成，反受其害，凡事須要三思而行！」公子道：「依恩公便怎麼？」王佐道：「待早晚尋些功勞，歸宋未遲。」公子道：「領教了！」那眾小番在外，祇聽得啼哭，那裡曉得底細。

王佐問道：「那曹寧是甚出身？」文龍道：「他是曹榮之子，在外國長大的。」王佐道：「我看此人，倒也忠直氣概。公子可請他來，待我將言探他。」公子依言，命人去請曹將軍來。不多時，曹寧已至，下馬進帳，見禮畢，坐下。祇見王佐自外而入，公子道：「這是曹元帥，你可行禮。」王佐就與曹元帥見了禮。文龍道：「元帥，他會講得好故事。」曹寧道：「可叫他講一個與我聽。」王佐便將那「越鳥歸南」、「驢驢向北」的兩個故事說了一遍。曹寧道：「鳥獸尚知思鄉念主，豈可為人反不如鳥獸？」文龍道：「將軍可知道令祖那裡出身？」曹寧道：「殿下，曹寧年幼，實不知道。」文龍道：「是宋朝人也！」曹寧道：「殿下何以曉得？」文龍道：「你問『苦人兒』便知。」曹寧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你可知道？」王佐道：「我曉得。令尊被山東劉豫說騙降金，官封趙王，陷身外國。卻不想報君父之恩，反把祖宗拋棄，我故說這兩個故事。」曹寧道：「『苦人兒』，殿下在此，休得胡說！」陸文龍就將王佐斷臂來尋訪，又將自己之冤一一說知，然後道：「將軍陷身於外國，豈不可惜？故特請將軍商議。」曹寧道：「有這樣事麼！待我先去投在宋營便了。但恐岳元帥不信，不肯收錄。」王佐道：「待末將修書一封，與將軍帶去就是。」隨即寫書交與曹寧。

曹寧接來收好，辭別回營，想了一夜，主意已定，到了次日清早，便起身披掛齊整，上馬出了番營，直至宋營前下馬道：「曹寧候見元帥。」軍士報進，岳爺道：「令他進來。」曹寧來到帳前跪下道：「罪將特來歸降！今有王將軍的書送上。」元帥接書拆開觀看，心中明白，大喜道：「我弟斷臂降金，今立此奇功，亦不枉他吃一番痛苦。」

遂將書藏好，說道：「曹將軍不棄家鄉，不負祖宗，復歸南國，可謂義勇之士。可敬，可敬！」吩咐旗牌：「與曹將軍換了衣甲！」曹寧叩謝，不表。

再說金營內四狼主次日見報，說曹寧投宋去了，心中正在惱悶。忽見小番又報上帳來，說是趙王曹榮解纜到了，兀朮道：「傳他進來。」不一會，曹榮進帳，見了兀朮稟道：「糧草解到，繳令。」兀朮道：「將他綁了。」兩邊答應一聲，將曹榮綁起。曹榮道：「糧草非臣遲誤，祇因天雨，所以遲了兩日，望狼主開恩！」兀朮道：「胡說！你命兒子歸宋，豈不是父子同謀，還有何辯？推去砍了！」曹榮道：「容臣稟明，雖死無怨。」兀朮道：「且講上來！」曹榮稟道：「臣實不知逆子歸宋，祇求狼主寬恩，待臣前去擒了這逆子來正罪便了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放了綁！」就命領兵速去擒來。

曹榮領命出營，上馬提刀，帶兵來到宋營。曹榮對軍士說道：「快快報進營去，說我趙王到此，祇叫曹寧出來見我！」軍士進帳報知元帥。元帥發令著曹寧出營，吩咐道：「須要見機行事，勸你父親早早歸宋，決有恩封。」曹寧得令，上馬提槍，來到營前一看，果然是父親。

那曹榮看見兒子改換衣裝，大怒罵道：「逆子！見了父親還不下馬？如此無禮！」曹寧道：「爹爹，我如今是宋將了。非是孩兒無理，我勸爹爹何不改邪歸正，復保宋室，祖宗子孫皆有幸矣。爹爹自去三思！」曹榮大叫道：「狗男女！難道父母皆不顧惜，背主求榮？快隨我去，聽候狼主正罪。」曹寧道：「我一向不知道，你身為節度，背主降虜。為何不學陸登、張叔夜、李若水、岳飛、韓世忠？偏你獻了黃河，投順金邦？眼見二聖坐井觀天，於心何忍，與禽獸何異！你若不依，請自回去，不必多言！」曹榮大怒道：「畜生！擅敢出言無狀！」拍馬舞馬，直取曹寧，望頂門上一刀砍來。那曹寧一時惱發，按捺不住，手擺長槍祇一下，將父親挑死，吩咐軍士抬了屍首回營，進帳繳令。

元帥大驚道：「你父既不肯歸宋，你祇應自回來就罷。那有子殺父之理？豈非人倫大變！本帥不敢相留，任從他往。」曹寧想道：「元帥之言甚是有理。我如今做了大逆不孝之事，豈可立於人世？」大叫一聲：「曹寧不能早遇元帥教訓，以至不忠不孝，還有何顏見人！」遂拔出腰間的佩刀，自刎而死！元帥吩咐把首級割下，號令一日，然後收棺盛殮。曹榮系賣國奸臣，斬下首級，解往臨安，不表。

且說兀朮聞報曹榮被兒子挑死，道：「那曹寧歸宋，果然不與他父親相幹。但是這弑父逆賊，岳飛肯收留帳下，豈是明理之人？也算不得個名將！」正在議論，忽見小番來報道：「不知何故，將曹寧首級號令在宋營前。」兀朮拍手道：「這纔是個元帥，名不虛傳！」對著眾平章道：「宋朝有這等人，叫某家實費周折也！」正說間，又有小番來報說：「本國元帥完木陀赤、完木陀澤帶領『連環甲馬』候令。」兀朮大喜，傳令請二位元帥進見。不一時，二位元帥進帳，參見已畢。兀朮便道：「這『連環甲馬』，教練了數載功夫，今日方得成功！明日就煩二位出馬，擒拿岳飛，在此一舉也！」二人領令出帳，左右安營。

到了次日，完木陀赤、完木陀澤二人領兵來至宋營討戰。軍士報進大營。岳元帥便問：「何人敢出馬？」祇見董先同著陶進、賈俊、王信、王義一同上來領令。元帥就分撥五千人馬，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。董先等五人得令，帶領人馬出營。來到陣前，祇見完木陀赤生得來：

鼻高眼大，豹頭燕頤。膀闊腰圓，身長八尺。一部落腮鬍子，滿臉渾如黑漆。若不是原水鎮上王彥章，必定是瀟陵橋邊張翼德。

又看那完木陀澤怎生模樣。但見：

頭戴雉尾鬪獅盔，身穿鑲鐵烏油甲。麻臉橫殺氣，怪睛如吊閻。渾鐵鑣黨，手中提；狼牙箭，腰間插。戰馬咆哮出陣前，分明天降兇煞神。

董先大喝一聲：「來將通名！」番將答道：「某乃大金國元帥完木陀赤、完木陀澤是也！奉四太子之命，前來擒捉岳飛。你是何人，可就是岳飛麼？」董先大怒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我元帥怎肯和你這樣醜賊來交手。照我董爺爺的家伙罷！」當的一鏟打去，完木陀赤舞動鐵杆槍，架開月牙鏟，回手分心就刺。戰不得五六個回合，馬打七八個照面，完木陀澤看見哥哥戰不下董先，量起手中渾鐵鑣黨，飛馬來助戰。這裡陶進等四人見了，各舉大刀一齊上前，七個人跑開戰馬，猶如走馬燈一般，團團廝殺！但見：

劍戟共旗幡照日，征雲並殺氣相浮。天昏地暗，霧慘雲愁。舞動刀槍若電閃，跑開戰馬似龍游。那邊一意奪乾坤，拚得你生我死；這裡忠心保社稷，博個拜將封侯。直殺得：草地磷磷堆白骨，潤澤滔滔血水流。

你想這兩員番將，怎敵得過五位將軍，祇得回馬敗走。完木陀赤且走且叫道：「宋將休得來趕，我有寶貝在此！」董先道：「隨你甚麼寶貝，老爺們也不懼怕。」拍馬趕來。不因董先膽大追去，有分教：五員虎將，死於非命；數千人馬，盡喪沙場。畢竟不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